

# 張大千傳（五八）——摩耶精舍

王家誠

定居台灣後，朋友來往增多，過年、過節、婚嫁、好友生日……大千應酬的繪畫也隨之增加。

年高八八的張群生日為陽曆五月九日，這年（六十五）大千作潑墨潑彩立軸〈山高水長〉以賀。板橋、古松、高峰潑灑成渾然一片，卻又層次分明。高山左上方，白雲、聚落，彷彿橫貫公路般的懸崖棧道，沿山邊



圖一 張群八十八歲華誕，大千作〈山高水長〉潑墨畫以祝。

漸高漸遠。峰頂別有天地，三五房舍，錯錯落落，可以極目模糊的遠山和帆檣隱隱的江面（圖一）。

大千生日為農曆四月初一，有些年湊巧和張群同一天，有時相差不遠，因此在台鄉友往往釀資廣設壽筵，大集鄉親好友，請二老一起作壽星，接受祝賀。

六十五年，在病痛、遷徙與應接訪客的忙碌中，大千在雲和大廈畫室所作的畫，仍較前兩年為多。其中不乏得意之作。也許真如醫生所說，回到台灣病就好了。

閏八月的〈春雲曉靄〉，農曆九月的〈老梅〉都堪稱這年的傑出作品。

清道人藏品中，有幅文與可的〈春雲曉靄〉，書家黃山谷以長句題其上，世稱「雙絕」。大千憑記憶仿作，謙稱「略得其一二」。但境界深遠，彩、墨淡雅、布局奇特，近年作品中，實在少見。

橫幅的重心，一片潑灑成的山嶺，右上角雲靄中微見遠方的懸崖峭壁和三五錯落的人家，應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世外桃源。嶺的左側，有兩條瀑布；一垂懸，另一條下端呈之字形，同注於江。之字瀑布頂端，隱現一座



圖二 仿文與可的〈春雲曉靄〉。

小橋，當是山溪轉折形成飛瀑之處。左首一片空白，與下方波平如鏡的江面相通相連，越發顯示出浩淼之勢。左上角的題跋，不但與右上角雲霧間隱現的桃源取得平衡，密密麻麻黑色字跡，也和近景的一葉小舟相映成趣，靜坐船頭的高士、船尾操舟的小童，活化了這寧謐的世界（圖二）。

〈老梅〉，是否追悼那失去的文山老梅，不得而知。

它在風雪中掙扎了千百年的生命，先從底部偃臥如龍，再昂首挺立在空中，蘚苔密布的古幹上端，開出數點寒花。這一橫一直轉折的地方，別有一段被風雪雷火摧殘過的古幹，枯枝上，也開出幾許花朵，彷彿在向嚴霜歲月無言地抗衡。畫面的右下方，不知何時冒出亭亭玉立的兩根新枝；應是老幹新枝，生命永續的象徵。

大千自題：

「瓊珮孤山影，林逋最有情，冰壺年事畫，寒洲月痕明。鶴口清如雪，苔枝玉斲英，新愁縮詩句，埋夢為尋盟。六十五年九月，爰翁。」（圖三）

到了這年歲暮，大千創作一冊十二頁的花卉。畫幅清新可喜，畫題一律引用所羅門《雅歌》中的章句：「我是沙崙中的水僊花」、「我們以青草為床榻」、「我們早上起來，往葡萄園去，看看葡萄發芽開花沒有」……。

最後一頁的題目是「以香柏樹為房屋的棟梁」——雅歌第一章第七節。

兩株樹皮光禿開裂的古老香柏，頂上依然有青蒼茂密的枝葉。大千另題：

「香草、嘉果、良木，散見於所羅門雅歌中，得十二種，寫為戊午開歲之頌。蜀郡張大千爰年七十有九。」（圖四）



圖三 大千民國六十五年秋所作〈老梅〉。

△ △ △ △ △

十一月，亞太音樂會議在台北召開，國立故宮博物院展出古琴和與古琴有關的名畫。

與會的古琴專家兼畫家容天圻由馬壽華陪同來訪雲和大廈。大千將所藏「春雷」取出，供容氏欣賞試彈。大千表示此琴得自汪精衛之兄汪兆鏞手中。彈奏之下，天圻對此琴讚不絕口，認為比故宮所藏名琴還好。依據古籍進一步考證，天圻斷定此為千年古物——唐琴，是宋徽宗心愛之物，為宣和御府百琴之冠。再經天圻為文宣揚之後，中外人士紛紛登門求觀，使大千不勝其煩，索

性把「春雷」交國立歷史博物館託管。（註一）

梅花再度綻放的冬天，政府當局覺得讓大千一家長期租住雲和大廈，終非長策，有意配房給他，大千以「無功不受祿」加以辭謝，決定自築園林。他的條件是：

郊區，距台北二十里左右，便於往來。有山有水，有大樹。能有小池塘，水中養魚。水畔種花更佳。

幾位熱心的好友，自此紛紛物色。

民國六十六年陽曆開年不久，大千新園建地，已經物色安當。離故宮博物院和張群家近在咫尺的外雙溪畔，距他經常看病的榮民總醫院，也不太遠。

有山有水，雖非想像中的世外桃源，好在相當僻靜，和大千意想中的郊區頗為接近。但傳說二萬二千元一坪的地價，卻相當驚人。

這是一片荒廢的鹿苑，地主家牆角一株含苞待放的白梅，立刻引起自稱「梅痴」的大千興趣，意外的，地價僅要每坪六千元；大千趕緊交付定金，簽訂合約，成為他最後的一片生活天地。

農曆十二月，大千將赴美；和留在環碧庵的家人一起度歲。行前在榮星花園宴集親友。川廚吳少臣主廚，吃得賓主盡歡，離愁頓忘。難得一醉的大千，特為少臣題詞留念：

「……少臣以良會難並，索留數言，以永斯夕。雙袖龍鍾，十指顛掣，塗鴉可笑。他日還鄉，定有

義之山陰題壁，吾去時真大醉也之嘆。爰翁。」  
（註一）

「荷花換汽車」，成了流傳在台北一件美談，也是大千的一件意外收穫。

經營裕隆汽車的嚴慶齡女士，求大千一幅荷花，以酬謝外國名醫。嚴氏以最新出廠的裕隆二〇〇型轎車一部，為大千代步，使不良於行的他大感便利，也讓為他駕車的保羅增加不少忙碌。

赴美前，大千考慮到開年後，即為蛇年。他的生肖賀年片，一向被友人珍藏；但他實在不愛畫蛇，忽然心生一計，請郭小莊和楊蓮英扮成白娘娘和小青，攝影後製成賀卡倒也別緻。令人費解的是，他筆下的郭小莊總是有点鬼氣森森，（王魁負桂英）中的「冤魂」變調成鍾馗新嫁的小妹、題作：「靈之來兮如雲，目眇眇兮愁予」——《九歌》中的《湘靈》，如今又是《水淹金山寺》《斷橋產子》的白娘娘了。



丁巳農曆年前返回環碧庵的大千，精神體力還算良好，過了團圓年後，著手編陳巨來為他刻的印譜，名《安特精舍印譜》，寄往日本印刷。運往台灣的盆景，也要費心挑選，並耽擱了他返台的日期，一共精選了四十盆隨機運回台灣，至於「梅丘」——巨無霸，則托好友董

浩雲日後船運。住慣美國的廚師，留在卡密爾開設川菜館，大千為他題寫招牌。既然在台北築園定居，能否再回卡密爾為未知之數，許多好友，大千一一登門辭行。在贈候北人的一些畫作中，大千加了新題：

圖四 大千《花卉十冊》頁中的《香柏》。



「掛帆何日是歸年？」——〈蜀中山水圖〉。

「八桂山川繫夢深，七星獨秀足幽尋，漓江不管人離別，翹首西南淚滿襟！」

桂林之游，忽忽已是三十年前事，不勝慨喟！」

（註三）

告別在美期間經常為他當翻譯的親家王天循，更是黯然神傷：

「年紀大了，總是思鄉，所以這次我決心回國長住，我在外國多年，於其生活方式並不完全習慣。我回台灣友人甚多，不會寂寞的。我回去恐怕少來信。有一天，我會回來與你再聚的。」然而，這竟是他們



圖五 大千與君璧、汝德等同游，君璧為汝德畫鷹大千補竹石。

最後離別。（註四）

大千五月一日飛台前，三哥麗誠不幸逝世；他依舊被家人蒙在鼓裡，至死文修和麗誠仍活在他的心中。

五月九日，大千與張群同作壽星不久，外雙溪築園建屋的工程，已經開工。長夏無事大千偕君璧、汝德、浩天、葦窗及雲生等好友門生，同遊台中和橫貫公路的武陵農場等地。客窗之中，縱談為樂，君璧揮毫為汝德畫鷹，大千補山石、竹筍和竹枝，頓時助長了那鷹顧盼自雄的英姿（圖五）。

「松風溪水天然調，抱得琴來不用彈」。山上涼風習習，一片山明水秀的景色中，話題轉到這兩句詩上，大千、君璧一時興起，依著詩意合作成一幅山水。

一行人到了武陵農場，大千放眼望去，「溪上桃花嶺上梅」的台灣第一勝景中，不僅梅花早已落盡，梅子已黃，只見嶺腳桃樹結實纍纍，紅綠相映。腦中浮起去年春天的景象。

六十五年農曆年後，大千攜眷與葦窗、慰君同遊，農場中寒花怒放，香氣襲人。

回到台北之後憶寫勝遊，為求二美兼具，寫墨梅一枝，配以紅桃綠葉，季節不同，看來妙趣天成。上題：

「峰巒四塞豁然開，溪上桃花嶺上梅，從此逋僊不孤另，歲攜金母與俱來。」

橫貫公路武陵農場山上滿植梅花，山麓種桃，為台灣第一勝境，丙辰夏爰。（圖六）



圖六 大千六十五年夏憶寫武陵農場的〈桃梅〉。

△  
△  
△  
△

依照張大千對新家的構想：  
入門後即前院，有平坦的草坪、設盆景，近屋處有

花木、水池。

房屋按北平四合院配置，樓分兩層，樓下北面為大書室，西面客廳，南面是餐廳連著後面的廚房。東面是小客廳和大千的臥室。天井中除花木、曲徑外，四周引溪水環流，溪床上鋪滿石子，有曲水流觴的意味，也可以養魚。

後院臨外雙溪畔，築長堤防水，也是後面的界牆。由中庭小徑通往後園，首逢他計畫中放置梅丘巨石之處，影娥池和池畔的翼然、分寒二亭，以及連著的河堤長廊，是大千散步、思考、與家人親友調劑生活的地方，有鶴園飼鶴及緬甸的青鸞，轉向廚房後面園區，預備設一烤肉亭，取名「考亭」。

二樓的南面，有小書室和裱畫室，以便請師傅托畫紙和裱背書畫。餘者為兒孫輩臥室。二樓上面的樓頂花園，視界良好，鋪以草坪，擺盆景，並有猿籠和小遮蔭棚。（註四）

接近完工的時候，才赫然發現漏掉了環天井的溪流，失望之餘，大千才改在天井中間修築高低不同層次的魚池，綠水一層層流下，淙淙之聲，日夜不停，更具山村的野趣。

他的秘書馮幼衡小姐表示，大千不但勇於建設，日夜構思，也常常改變原有的設計，她在《形象之外》書中寫：

「施工期間，池塘的一切成了每天縈繞在他心頭的

大事，他可以說日和工人們一起作息，舉凡砌池石頭如何大小錯落，到池旁的花木掩映都經由他一一指點。」（註五）

指點工人砌石、蒔花之外，他也經常沿溪畔漫步，端詳逐漸築起宅院的周遭景物，使與自然融合成一體，回想二十餘年的飄泊歲月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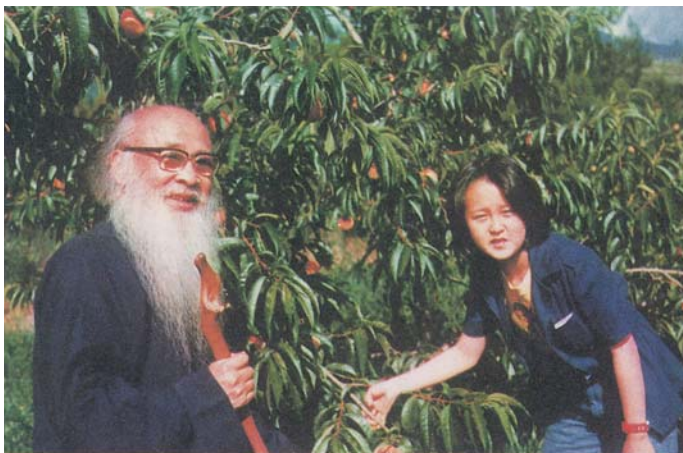
「萬里歸還結宅新，山邊水澹絕纖塵，半生饑飽無牽累，但有情新使慰人。」

六十六年丁巳六月十八日。」——外雙溪卜宅口號。（註六）

十三歲的綿綿，長得亭亭玉立，多年來大千到處旅行，都把她帶在身邊。她不但能幫大千鋪紙、研墨、調色，也靜靜地看他揮灑。到台灣後，她除了陪他游山（圖七）、賞花、看戲，巡行工地也少不了這個小遊伴。他更向她傾吐心聲。希望她能理解他放棄廣闊的八德園，離開滿園梅花的環碧庵，在山不高遠水不浩淼的溪畔築屋的真意：

「四山偈仄如井底，大字猶題『快目樓』，已判殘年同逝水，自安晚境等浮漚。中秋已過猶衣葛，晚境堪娛□□□。墜天不起杞人憂，識得阿翁真意否？」——示孫女綿綿（雙溪結宅）（註七）

在台灣，真摯的友情和安全的環境，勝過在巴西、美國的百畝之園。



圖七 在武陵農場桃林中的大千與綿綿。

「是邦危，不可以居矣！」是孟小冬在港遭脅持後遷台前的感嘆。

「墜天不起杞人憂！」不妨視作大千面對「四山偈仄如井底」的新宅的寬慰。

同在秋天，大千已

為新宅命名：「摩耶精舍」。

門匾，請臺靜農書寫，門上的瑞蓮花紋和圓形圖案中的「三千大千」字樣，則出于雲波之手。

佛典，釋迦牟尼之母摩耶夫人腹中藏有「三千大千世界」，這就是新宅命名的由來，意為「大千精舍」。

台灣的初冬，依然像早春一般，綠草如茵，野花處處。

大千頭戴竹笠，冒著細雨沿外雙溪漫步。心裡縈繞

著早起在枕邊所寫的幾行潦草的詩句：

「夜半寒生夢醒初，枕邊得句未遑書，侵晨研墨披衣坐，提起筆來一字無。」——枕邊得句（註八）

他在環碧庵時就是這樣；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但夢裡的佳篇雋語，到了醒時卻忘得乾乾淨淨，連呼可惜；林慰君文中曾記下此事，到台灣依舊如此。他題畫時的誤漏——張群曾幽默他的題跋，沒有誤漏反而不是真跡，無奈近來誤漏加劇，題畫的詩句、朋友的姓名、創作的年月……記不得夢中詩和題跋的誤漏，成了他日益衰老的表徵，也成了藝林的趣談。他要把〈枕邊得句〉落款遙寄香港的葦窗，聊博一粲。

民國六十七年元月，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「明末四僧畫展」，對四僧深入的研究和摹仿、藏畫豐富、眼界寬闊和鑑定的精準而言，四僧畫展序，非大千莫屬。

序中，大千先界定四僧作品的源流：「明末四僧，高情逸韻，皆成一家法，尋其源流，並出於黃子久。」而四人的共同特性，則是由董其昌上窺子久。

他分析他們風格的差異：

久居黃山的漸江，以簡筆寫黃山，受子久影響多於倪雲林，大千指「漸江入筆即黃」。

石谿，學董其昌，但變董之空靈趨於蒼茫沉厚。

大千一生最尊崇的石濤，筆、墨上承董其昌，但他游心象外，不落董之畦徑。

八大山人，真正由董其昌上窺子久；大千自豪地表示：「三百年來無有人知者，余發此覆，世不敢信。後余得其仿玄宰畫冊，且錄玄宰原題。益證老眼之不謬。」（註九）

詩人劉太希教授，江西人，是國學大師。和大千同庚的太希，生日為農曆七月，大千本想屆時畫他只在東坡詩中讀過，在沈周〈廬山高〉畫中見過的廬山，為這位八十好友祝壽。

但他卻先於農曆元月二十六日，題贈自畫像給太希：

「塗鴉塗乙自疑神，敝帚堪嗤也自珍。自是無聊更無賴，嗜痴又有劉姓人。」（註十）

據大千表示，八十自畫像是太希從雲和大廈六樓畫案上找到的，並攜出裝裱，再請大千題識。

出身世家的太希，不僅才思敏捷，記憶力奇佳，是北京大學國學大師黃侃（季剛）的得意弟子，梁啟超、康有為也視他為年輕的詩友。多少年來，大千的題畫詩，他都能過目不忘。太希有手抄《大風堂詩》影印問世，大千題贈八十自畫像同時，也題劉太希所撰《劉太希論大千畫風》：

「煙雲供養散氤氳，妙筆生花喜見君，潑墨偶然入蒼莽，惜無奇畫負奇文。」（同註十）

大千抗戰期間往返蘭州敦煌所結識的蘭州市長蔡孟

堅在〈劉太希九二辭世的追憶文〉中寫：

「……張大千返國定居之初，某日大千給我電話：

『貴省（江西）傑出人才多，你相交滿天下，為何不識我的半生相交密切詩友劉太希名學人，我已約妥明早你們二人來我家一同早餐，相互認識。』」

大千述說過太希身世才華學養之後，也介紹孟堅：

「當我去敦煌臨壁畫，結識這位蘭州市長，其時我與家人及學生助手，因欠飲水，他千里迢迢運來飲水支援；及今日返國，都是孟堅全力安排促成。」

是後，蔡、劉二人即結為密友，大千病逝前二週，還囑咐孟堅：

「我走後祇有一事相托，盼望好好照顧太希老友。」（註十二）

民國五十一年，大千在日本和中央日報駐日特派員黃天才結緣，轉眼已十五、六年，成為很不見外的朋友。

他也以八十歲自畫像贈與黃氏，卻引起黃氏收集、研究大千一生所作自畫像的動機，成了藝林佳話。

那是幅淡筆白描的自畫像，上題：

「眼中之人吾老矣！戊午春 爰·杜多。」

蒼涼的句子！至於落款的「爰·杜多」。曾見於大千某些作品之中，據大千解釋，「杜多」是「頭陀」的意思。

黃天才把這幅自畫像裝裱之後，請黃君璧、陳定山等在裱邊題跋。大千最崇敬的老友張群在詩塘題：

「萬劫且棲塵外土，百歲幾見眼中人。天才以大千自畫像囑題，為題象贊如右。六十八年夏張群。」

天才花費多年心血，總共收集大千自青年至晚年的自畫像達六十多幅，撰成〈大千自寫塵埃貌〉專章，將大千各幅自畫像刊列于文後；並找到同年齡的大千照片和當年自畫像，比對欣賞。

蒐集、研究過程中，黃氏注意到大千多幅鍾馗像、東坡像，也是對鏡自寫其貌；等同他的自畫像。而與伯納犬、藏犬黑虎、猿、猴，同時呈現在畫面上的亦復不少。

他原以為自畫像一類，多半為畫者及親友私藏，結果卻發現在拍賣場中，大千自畫像成了高價、搶手的作品，黃天才推測：

「就我所蒐集到的六十多件作品真跡和照片、圖片中，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傳統人物畫像技法上的工筆、白描、寫意、潑墨潑彩，甚至梁風子的減筆狂塗，以至跡近新潮漫畫的各式各樣筆法，他都曾使用過。」

又稱：

隨年齡而寫貌，畫中扮演的角色多彩多姿、背景各異及用之不竭的畫像技法……使大千自畫像成爲收藏家和古董店不易多得的珍品。（註十二）

三月，大千攜眷參加高雄個展揭幕、回程中再遊溪頭，爲聯經出版社重出《大風堂名蹟集》寫序，再加上準備初冬的漢城個展……大千就在這不停的忙碌中度過。

民國四十三年秋，《大風堂名蹟》四大冊初版於日本。

再版序不像初版序那樣洋洋灑灑，文字簡短，大千自知連初版所印的諸多珍寶，歷經二十餘年亦大多不守，辭句中不免帶有慘淡的意味：

「豈期運逢陽九，歷經喪亂，荊壁碎於吳門，隨珠散於蜀郡。羈旅所存，才不十一；未隨劫燼灰飛，已是雲煙過眼。存此影本，志吾墨緣。」

六十七年戊午三月八十叟爰摩耶精舍。（註十三）

二十多年間，大千不停地造園、遷徙、家用及無度的揮霍，如果問起劫後餘燼尚存幾許？他的答案可能和題贈石濤畫冊複製本給侯北人那樣：

「大風堂僅餘石濤之一冊，亦以『易米』矣。」

前述〈大風堂名蹟再版序〉作於摩耶精舍，推測大千爲了督工和有個不受騷擾的創作環境，可能在未靖工

前便住進摩耶精舍，或往來於城裡城外。

距他八十壽誕前十日，他爲了抹桌子跌倒骨折，住進榮總醫治。而他的八十生日，也只能在醫院中度過。往醫院送壽禮、花籃者絡繹不絕，臺靜農親書八十壽序爲他祝嘏。序文中稱大千：

「千百年繪事，至清季而益衰，吾兄大千居士始以石公風格，力挽頹風，大筆如椽，元氣淋漓，影響及于域外。……」（註十四）

張群則於前一天至醫院探視，口誦所贈祝壽詩屏：

「畫筆詩才兩不鏽，論君襟抱亦超然；身經世變心無礙，興托丹青老未遷，越海終酬鄉土戀，故交更結語言緣；天將福慧鍾名宿，歲月崢嶸八十年。」大千聆後，也答以七絕一首（註十五）。

川康渝同鄉會爲二人所辦九十、八十合壽，是在一週後的陽曆五月十五日，大千抱病赴宴，並作〈花仙祝壽圖〉贈張群。遺憾的是，席間傳出另一位四川大老楊森將軍病逝的噩耗，大千、張群黯然神傷，與宴鄉友也在唏噓聲中散去。

可能就在他骨折住院期間，一位香港書畫商到院探視，他安慰大千：

「不要緊，我已經請香港一位星相名家替你算過命了，他說您絕對會活到八十五歲以上！八十五歲有一關，過了就好。」

平生相信命理的大千，心下牢記「八十五歲有一關」，至於「過了就好」，反而忽略，因此越接關口，心緒越不平靜，死亡的陰影，盤據在心頭不散（註十六）。

△ △ △ △ △

出院後至八月遷入落成的摩耶精舍前，大千又回到雲和大廈畫室作畫，祝劉太希八十壽的〈廬山高〉，和農曆七月所作的〈游魚戲花〉，都是此際的得意之作。他在〈游魚戲花〉上題：

「閒看游魚戲落花，此畫自不落白陽、青藤窠白，鏡下亦當在新羅、復堂之上，自具一種風格，不隨人腳跟轉者也。戊午秋孟八十叟爰。」（註十七）

仲秋，大千正式遷居摩耶精舍，他在〈湖山隱居〉圖中，以淡墨潑灑出的遠山近崗間，有條曲屈的溪流。岸邊的兩株古松，真如他另首詩中形容的「老松閱世千年壽」，只是畫裡的「湖山」，不像遠離塵氛的桃源，僅像靜僻的山鄉。溪流轉彎處，崗上隱約幾間村舍；大概是「精舍」的所在。對岸山邊的獨屋，不一定是雞犬之聲相聞的鄰居，重點是跟精舍產生呼應和平衡作用。他隱居的「湖山」，既沒有浩淼無際的湖水，也不見峰峰相連的山影，僅如他詩中所說的「四山偃仄如井底」，他題：

「凝碧叢叢接九閭，染花喬木接靈根，登山高思如雲暖，淺笑靈堂夢裡痕。」

戊午中秋移居摩耶精舍作，八十叟爰。（註十八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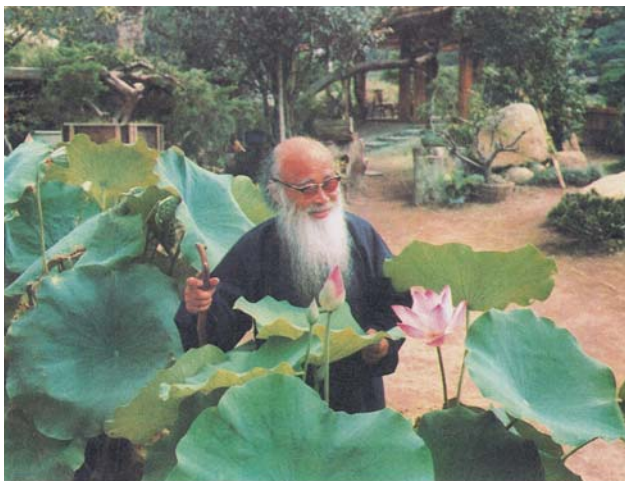
「園日涉以成趣，門雖設而常關」——陶淵明〈歸去來辭〉的境界；大千告訴賀客：

「我的大門卻要改『常關』為『常開』！我一生愛朋友，回國定居就是要與朋友論古談天，人生至樂才合我心。」（註十九）

時已深秋，摩耶精舍荷花仍盛放，大千徘徊其側（圖八）。回到畫室則大筆揮灑；荷，成了在韓國漢城世宗文化會館個展的主要部份。主辦的韓國東亞日報社長李東旭在畫集序中寫：

「為了使本國觀眾，對大師的藝術世界有全盤的瞭解，我們特別商請大師，除了展出他的新風格之傑作外，也展出一部份人物、花卉及書法作品。並出版一冊漢城個展目錄：《張大千畫展》，以資紀念。」

冊首，另有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蔣復璁的短序及臺靜農的序——即農曆四月一日祝大千八十華誕的獻詞。展出部份作品，是大千在八德園和環碧庵所作潑墨潑彩山水畫；能收藏至今的，自然是大風堂自藏的代表作。如五十年當郭有守面畫的《青城山》通景屏——以水墨揮灑成的四幅屏風，墨色略感灰黯。如前所述，大千此作富



圖八 大千院中賞荷攝影。

有勸諫表弟郭有守，勿對當時的故鄉，存有美麗的幻想，尤以第二次題款，意思更爲明顯：

「自寫青城舊住山，月中那有如乘鸞，君看處處雲容黯，暴雨狂風總未關。」（前曾引錄）

在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展過的《朱荷屏》（六摺，六十三年作），青綠潑墨，以金泥勾葉筋和荷瓣，是另一種風格的代表作。展覽中顯得金碧輝煌。

當年（六十七年）的作品最多，尤其入秋定居摩耶精舍以後，大千更是無分日夜，手不停揮。僅重九一

天，便有五、六幅之多。前述中秋的〈湖山隱居〉和同日作的〈松壽圖〉均在列。寫意〈紅藥〉，布局頗爲眼熟，卻充滿了喜悅的色彩，難怪大千自豪地題：

「似此心情，居士殊未遽衰也，八十叟爰。」

抗戰期間，大後方宣紙來源斷絕，大千親往四川涪江縣紙廠，改良紙質，使涪江紙名聲大噪，其後涪江紙有改稱「大千書畫紙」者。流浪海外二十餘年間，大千多以香港或日本買到的紙張作畫。在台灣的國畫家，則各出奇招到某些紙廠訂製合用的畫紙。六十七年秋間，造紙業者張豐吉造鳳梨紙，大千試用大爲欣悅地在〈松雲二士〉潑墨山水人物中題：

「松陰滴翠織煙重，歸興斜陽似酒濃，欲縮春雲作螺髻，自寒十二碧芙蓉。」

戊午八月試用吾家豐吉所製鳳梨紙，發墨留筆不減乾隆內庫御用也，八十叟爰。」（註一）

暮秋盛放的盆荷，效果不減乾隆御用紙的鳳梨紙，加上定居新宅的安定感，使作品內容豐富、多樣。因而漢城個展，盛況空前。

除了揚名異域，漢城之行也完成了大千三十來年的心願；尋找被日本軍官殺害的池春紅墳墓，憑弔兩人共同擁有過的歲月。

在世宗文化館的展覽場中，觀眾對大千五十年前所畫北韓界內金剛山的〈九龍觀瀑圖〉特別有興趣，圖上的新題，更引起紛紛議論。

「此予五十年前與韓女春娘同游金剛山所作，今重游漢城，物在人亡，恍如隔世，不勝唏噓！」

展覽接近尾聲時，大千費盡周折，終於會晤到春娘的長兄池龍君。

初冬的漢城郊外，水邊楊柳一片慘綠愁黃，瑟瑟的冷風，吹颺在大千臉上。垂胸的鬚鬚，像雪一般飄飛、拄著竹筇的手微微顫抖，更吃力的是他初夏跌倒摔成骨折的腿。在雲波扶持，池龍君的帶領下，穿過一片片松林和錯落的農舍後，終於來到荒草蔓延的墓場。

「獨留青塚向黃昏」那樣淒涼感傷的詩句，也沒法形容眼前的景象。當大千一眼看到自己三十年前在上海所書的春娘墓碑時，淚水不由自主地從黑色太陽眼鏡後流下來。（註二）

他和雲波在漢城的停留並不太久，憑弔過春娘墓後，十一月初就飛回台北。

由於他在天井中修建魚塘的工程尚未完成，所以在韓國，心在摩耶精舍。

秘書馮幼衡小姐在《形象之外》〈他只是要享受那過程〉中記：

「池塘正修建得幾近完工時，大千先生便有韓國之行，本來說去韓國至少要旅遊半個月的，但是他去韓十日便匆匆趕了回來。了解他的朋友不免猜測——大千先生雖然身在千里、萬里之外，是不是仍不放心家中小園一角的池塘呢？」<sup>註</sup>

文註

一：《張大千全傳》，頁五三八。

二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六，頁七一。

三：《張大千全傳》，頁五四四。

四：《故宮文物》期八，頁九八，〈大千世界中的一環——摩耶精舍〉，林柏亭撰。

五：《形象之外》，頁八八、六九，馮幼衡撰，九歌出版社印行。

六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，頁二〇。

七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，頁三六。

八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，頁二一。

九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六，頁七一。

十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，頁二五。

十一：《傳記文學》卷五六，期四，頁四六。

十二：《五百年來一大千》，頁一〇七、一四六。

十三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六，頁七三。

十四：《張大千畫展》冊首；即〈臺序〉。

十五：見《張大千全傳》，頁五五。

十六：《張大千先生紀念冊》，頁三七七〈語語成識大千千古〉，樂恕人撰。

十七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，頁一七五。

十八：圖見韓版《張大千畫展》圖十一，詩見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，頁二六。

十九：謝著《張大千傳》，頁四一五。

二十：介紹漢城個展序及展出各畫，均見《張大千畫展》。

二一：大千祭掃春娘墓一節，參考《張大千藝術圈》，頁三七。

二二：書中所指〈九龍觀瀑圖〉未見於《張大千畫展》冊中。

圖註

圖一：《張大千畫集》集四，圖五。

圖二：《張大千畫集》集七，圖七五。

圖三：《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，圖一一三。

圖四：《張大千畫集》集六，圖三四之十二。

圖五：《張大千畫集》集六，圖三六。

圖六：《張大千畫集》集七，圖七三。

圖七：《張大千先生紀念冊》〈生活集影〉篇。

圖八：《張大千畫展》冊首，韓國東亞日報出版。

更正啟事：

本刊二六八期第一〇四頁第一欄第五行、一〇五頁第三欄第六行，「二〇〇一年『宋代文物大展』應更正為「二〇〇〇年『宋代文物大展』」。